

●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讨

# 全球化问题研讨综述<sup>\*</sup>

范宝舟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范宝舟(1967-), 男, 江西彭泽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 01 [文献标识码] D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5-0547-05

全球化是当前国内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们针对该问题先后进行了两次专题研讨<sup>①</sup>。讨论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一是全球化的实质与进程; 二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世界历史; 三是全球化研究的方法论; 四是全球化与趋同论。现将讨论的基本内容综述如下:

## 一、全球化的实质与进程

博士生导师汪信砚教授认为, 所谓“全球化”, 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世界性发展, 其发端可远溯至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 19 世纪末, 世界贸易逐渐从西欧、环地中海地区扩展到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这样一个极其广大的区域, 它标志着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得以形成。与此同时,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世界交通运输业的面貌也迅速改观, 形成了全球交通网。进入 20 世纪以后, 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 人们之间全球性的社会交往也日益频繁。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战后素有“世界政府”之称的联合国的成立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变, 使得人类永远告别了从前那种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社会状态, 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即当代以来, 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又有了新的动向。一方面, 二战以来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 和平与发展凸现为时代的主题, 为了维护和平、谋求发展, 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展开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政治对话、文化交流和经济协作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另一方面, 当代世界交通运输工具的飞速发展、当代新技术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新通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为人们之间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提供了空前高效、快捷的媒介和手段。

朱传荣教授认为, 全球化的实质和进程, 从理论上讲是人类社会交往与交往形式充分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交往与交往形式充分发展的产物, 又是交往与交往形得以充分发展的基础。因此, 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方式在世界范围里不断扩张, 并积极向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民族实行全面浸透。因此, 我们对当代的全球化运动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 针对当今全球化不同于其以往发展的特点, 制定出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对策原则。

博士生导师雍涛教授认为, 当前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的全球化, 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 其明显标志是生产网络全球化、跨国贸易的扩大及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方面虽然还是多元的, 但也呈现出某些全球化的趋势, 如要求实行民族政治、改善人权状况等以及全球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互相激荡和融合, 就是一种表现。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革新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当前全球化的特点是美国的中心地位

\* 收稿日期: 2002-04-20

和霸权主义受到挑战,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

## 二、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世界历史

何萍教授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内容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从人类文明的进程看,全球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全球化运动主要是和资产阶级的的发展相联系,资产阶级的的发展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运动,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即是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这就构成全球化运动的单一化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人们常常把一些并不仅仅属于资产阶级,而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全人类的东西,比如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归之于资产阶级。也就是说,把这些东西与资本主义的东西联系起来,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运作形式。与此不同第二个时期的全球化运动是和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的发展相联系的,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西方民族和东方民族共同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运动。这就构成了全球化运动的多样化格局。在这一格局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不是通过同化而达到一致,而是通过对话达到相互间的理解和协调,从而形成一个彼此了解、和谐的统一体。

雍涛教授认为,当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从社会层面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的延伸和扩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有利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相反,它在国际上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扩大了南北差距;在国内则激化了自由和民主的矛盾、资本与劳工的矛盾。这些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发展,必然为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从中获得先进技术,吸引利用外资,学习管理经验,赢得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拒斥全球化浪潮,而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趋利避害,并争取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改变由西方主导全球化进程的一元化格局,并以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念来影响、确保全球化的和平发展和众多主体的平等参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更进一步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

朱传荣教授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当今全球化运动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自如何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和进一步发展的问題。全球化运动,发达的资本主义虽然占主要地位,并不能完全按照其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意志去推行全球化运动。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缓解其国家内的诸种矛盾,就要对非发达国家作某些协调,甚至作某些退让。因此说,全球化运动对社会主义也不是完全不利。目前的发展形势下,客观地研究分析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分析资本主义的变化趋势,对于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历史命运、清醒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博士生赵士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样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局限,即它不可能容纳世界市场条件下大工业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资产阶级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不可能完成世界历史。于是完成世界历史的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身上,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彻底抛弃了狭隘民族性的具有真正世界历史性的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才能真正完成世界历史。

博士生导师陈祖华教授认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与世界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全球化从它起始的那一天起,就把资本主义的文明推向了世界。这其中就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化。从世界现代化的视角看问题,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化是起源于西欧并席卷世界的浪潮,它是在科学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下,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相关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后来才出现的,是世界现代化资本与劳动、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的产物。因此从总体上看,从居于主导地位的现实看,现代化给世界带来的,既是生产力和经济的巨大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随着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包括核技术、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西方近代工业化国家经济与科技实力的巨大增长,再加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确立起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外交霸权以至文化霸权的地位。当今世界与此前相比,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市场经济更加国际化,并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加速循环;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国家政权的指导理念广泛深入地渗透于它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外交活动之中,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现实作用;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大的提升了它干预世界事务及其他国家事务的能力,极大的增强了对上述事务广泛而又迅速的干预。由此可见,无视在当代全球化发展中凸显的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化、西方化,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消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不仅早已是历史的存在,而且在经

受众多的艰难的曲折之后,在全球化进程发展的国际化环境中取得积极的进展。从形式上看,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为数甚少,且不够强大,但从实质上和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则不仅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市场经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等诸种矛盾国际化、普遍化、尖锐化、极限化的发展中为社会主义运动更大规模的兴起提供条件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我认为在指导观念上,一要继续更新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使之从地域性的观念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观念,二要继续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观念,坚持以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法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理念,既区别了以往的绝对对立,又区别了全盘西化和趋同论,既符合科学与理论自身的逻辑,也符合历史与现实本身的逻辑。

汪信砚教授认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开始以前,人类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被分割为不同的地域史、民族史和国度史。近代的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浪潮开始涌动,人类的历史也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因此,伴随着近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展开,近代西方一些富有时代敏感性的思想家如维科、伏尔泰、赫尔德、康德、黑格尔等人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是科学而系统地阐述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它使每一个国家的生产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以往自然形成的那种地域性、民族性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已被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所代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而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尽管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但受当时全球化发展程度的限制亦即由于一个内在有机的全球性社会在当时并未形成,因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并未出现,或者说人类历史尚处于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之中。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在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汪教授还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是立足于全球化的事实层面、特别是立足于其中的社会关系这个具体层面而提出的。而同时立足于全球化的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对全球化问题作整体性的思考,是当代的全球化理论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

### 三、全球化研究的方法论

汪信砚教授指出,要在全球化问题研究中消解目前的一些分歧和争论,在若干方面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首先就必须澄清一些方法论问题,使人们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遵循正确的方法论。事实上,从方法论上看,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中,不少争论都是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争论,或者说是一些假问题的争论,因为争论的双方(或各方)或者是没有使用同一概念,或者是没有站到问题的同一层面。而要澄清全球化问题研究和讨论中的这类方法论上的混乱,就必须分析和阐明全球化的不同含义和不同层面。全球化有两个不同的基本层面。第一个基本层面是事实层面。全球化首先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它有其既成的历史和特定的内容。全球化的事实层面即全球化的既往历史和客观内容应该是一切全球化问题研究和讨论的最基本的立足点。除事实层面外,全球化还有另一个基本层面,那就是全球化的价值层面,也就是全球化的价值意蕴到底是什么,包括全球化对于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对于全球化作何价值判断、全球化对于我们提出了哪些价值要求,当然也包括按照我们的价值标准全球化应该是怎样的,等等。目前国内外全球化问题研究和讨论中的许多无谓的、没有意义的争论,就是由于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层面而产生的。其中,关于全球化是不是资本主义化问题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三个“从属于”;另一些人则提出,全球化决不等于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其发展的未来前景必是马克思所展望的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按照上述我们关于全球化和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的区分,前一种看法是立足于事实层面看问题,是对全球化“事实上是怎样”问题的回答,其所作出的不过是一种事实判断;后一种观点则是立足于价值层面看问题,是对全球化“应该是怎样”问题的回答,它所作出的完全是一种价值判断。显然,二者之间的争论全然是白费力气,它们原本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因为确认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在价值上认同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即使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基于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化或西方化的事实而猛烈地抨击和强烈地反对全球化的也大有人在。

何萍教授认为,我们无论是要研究全球化运动的全部内容,还是要深刻理解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和趋势,都必须把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全球化的整个历史过程,说明它的形成、历史演变和在现时代的特征,因为,现在人们使用的全球化概念,主要是指本世纪70-80年代以来,以全球问题出现和新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为特征

的全球化运动。但是,人类历史的进程表明,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运动只是人类迄今已经历的全球化运动的一个突出表现,绝不是全球化的全部内容。全球化运动实际上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变换自身的内容。70-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只不过是整个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罢了。因此,全球化不是一个静态的、现存的世界图景,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当代人类正在经历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历史运动。这就要求我们对全球化采取一种动态的研究方式。所谓以动态的方式考察全球化,就是要把全球化当做一种否定性的思维方式来进行分析和考察。

陈祖华教授认为,什么是全球化,有多种多样的说法,这大致是由于研究视角的选择不同所致。例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认为由于商品交换、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造成全球化局面等等。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与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选择了文化学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化,对文化认同、文化整合、文化冲突、民族文化,以至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等问题提出了看法。有的学者则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来研究全球化。上述种种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不同学科研究全球化所形成的看法,有些也与哲学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但总体上应该说从属于科学认识(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范围。我认为,我国目前集中以哲学思维方式或从哲学层面研究全球化,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研究思路或范式。一种研究思路或范式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来解读与阐释全球化。这一研究思路为大家所认同,也比较切实可行。但,要贯彻这一思路,还需要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对学术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解读作一些必要的清理,因为以往似乎有一种权威性的流行观点,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交往的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形成过程中的一种不确定、不成熟的提法。另一种研究思路是,从全球化与现代化、全球性与现代性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去研究全球化。这种研究思路,既涉及全球化的深层内涵,也涉及到它同表层(或经验层面、可感觉层面)的关系,应不失为一种哲学的探索。第三种研究思路,是对经济全球化与政治、与文化、与价值观的关系进行探讨,分别地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是重要的,也是一种哲学的探索,但有待于对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整体的历史的把握。第四种研究思路是从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高度来对全球化进行界定。这种研究可能是从更概括、更抽象的角度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如此等等。上述研究思路或范式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成果。为了推进全球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自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锻造我们的认识工具。众所周知,全球化是一个系统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论和系统哲学应是研究全球化的合适工具。因为系统论、系统哲学覆盖的是一切系统,如果具体一些,全球化问题涉及的是社会历史系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建构一种“系统历史观”来作为我们的认识工具呢?在这里所说的“系统历史观”,并不是与唯物史观相背的历史观,而是唯物史观与系统论优秀成果的进一步综合,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世界历史理论的进一步整合,同时也有利于在综合探讨全球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等方面的积极成果。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进一步拓展它的社会历史哲学内涵和社会历史的覆盖领域,增强其对世界历史发展和全球化的解释力,使我们对全球化的哲学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 四、全球化与趋同论

雍涛教授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调整其生产关系和社会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互不相干、绝对对立的,它们相互渗透、互相借鉴互相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趋同的趋势。

汪信砚教授认为,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并标志着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但世界历史的形成并没有消除地球上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更不意味着世界大同的出现。问题在于,在以往地球上的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虽然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早已存在,但这种差异基本上还不构成什么问题;而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全球大交往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则时常引发出各个不同地域之间、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矛盾和冲突,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还导致了异常激烈的战争。在当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大系统中,这些看似局限性的矛盾、冲突和战争却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它们往往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波动,因而也成为当代人类面临的严峻的全球性问题。

博士生范宝舟认为,趋同论者从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出发,宣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实质上是一种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以此彰显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它不过是充当了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扩张的“排头兵”。我们对趋同论者的这种“良莠用心”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然,无庸讳言,全球化确实个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上,民族意识乃至国家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带来一体化的倾向,呈现出趋同化的态势。但是这并不表明,各个个人、民族、国家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相反,这种趋同是被改造了的趋同。趋同的基础不取决于外在灌输,而取决于自身的内在需求。这种趋同不是照葫芦画瓢式的临摹和翻版,而是在自身内在需求基础上的吸纳、消化、运用和创新。比如,市场机制的普遍采纳,只是对其基本精神的普遍吸收,而在具体模式上却又是各具特色、千差万别的。可见,所谓趋同实则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否则,“同则不继”。因此,我们在拒斥趋同论的普世主义情结时,把其意识形态陷阱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区别开来,正视现实,增强鉴别力,实行拿来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趋同其实并不可怕。

姜锡润副教授认为,全球化与趋同有其内在的相关性。承认了全球化也就承认了某些趋同。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具体表现在:1.政治上某些管理模式、民主模式的趋同;2.经济上某些经济体制、管理方式、经济形式、经济行为的趋同;3.文化上某些价值观念、文化生产方式、文化消费方式的趋同。但是全球化带来的趋同不是趋同论所讲的趋同。在趋同论者看来,趋同是完全的趋同,是根本性的趋同,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面的根本的趋同。我们认为,全球化带来的趋同只是部分趋同,而不是全部趋同,是非根本的趋同,而不是根本的趋同。这是因为世界各国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各自特殊的利益。有共同的利益,世界各国才会趋同于符合他们共同利益的方面;有特殊利益,世界各国才会求异,而不会全部趋同。由于世界各国还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世界各国不会达到根本的一致。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能在根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上趋于一致。在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和斗争只是改变了形式,而决不会消失。

博士生导师陶德麟教授认为,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预言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展开,最终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但是,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过程。他们以经济实力为后盾,不仅要通过全球化更多地占有世界的财富,而且要以西方中心论在文化上“同化”其他民族。他们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所谓文化进化论,即把由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国际矛盾、民族矛盾、地区矛盾说成先进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矛盾,似乎要现代化就得由西方的“先进”文化“吃掉”东方的“落后”文化。这种理论是文化侵略的理论,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地区和多数民族的抵制。这种理论的根本谬误就在于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作为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不顾各地区各民族的具体条件。我们拿什么理论做武器来抵制西方中心主义?有两种理论是不行的。一种是文化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反对以一种文化的价值观作为评价另一种文化的标准,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它根本不承认文化有先进程度的区别,却是偏颇的。我们反对的只是把某种文化说成绝对先进,另一些文化说成绝对落后,而不是说文化根本没有先进落后的区别。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相对先进的成分和相对落后的成分,评价的标准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另一种是民族中心主义。对本民族的文化中的先进成分不仅要维护,而且要弘扬,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中国为例,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其中优秀的(也就是先进的)成分多得很。那种认为中国文化“百事不如人”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说中国的京剧就比西方的歌剧“落后”,有什么道理?毫无道理。但是,也不能把本民族文化中的一切都说成先进的,拒绝吸取别的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那是敝帚自珍、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例如,“纳妾”、“三寸金莲”也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就不能说也是宝贝,事实上也早就革除了。民族中心主义看来好像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反,实际上是同样的错误。正确的理论应该是:(1)承认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历史发展的积淀,都是特定的生存条件的产物,对它赖以产生的条件而言都有合理性,都是有生存理由的文化单元。(2)各单元的文化中都有先进与落后的成分;而评价先进与否的标准不能是某个或某些文化单元的价值观,而只能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文化单元必须互相尊重,取长补短,既保持和发扬各文化单元的特点和优势,又逐渐形成统一的文化。但这统一不是抹杀个性的简单的“趋同”,而是包含着丰富个性的共性。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这种文化格局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这是全球化时代文化问题上的正确取向。

注 释:

① 参加本专题研讨的有陶德麟教授、朱传荣教授、雍涛教授、陈祖华教授、汪信砚教授、何萍教授、赵凯荣教授、姜锡润副教授、萧诗美副教授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